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十三卷 景帝登極守禦

英宗正統□四年秋八月，上北狩，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，諭曰：「皇帝率六軍親征，已命郕王臨百官。然庶務久曠，今特敕郕王總其事，群臣其悉啟王聽令。」辛未，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，時年二歲，命郕王輔之。詔天下曰：「邇者寇賊肆虐，毒害生靈。皇帝懼憂宗社，不遑寧處，躬率六師問罪。師徒不戒，被留王庭。神器不可無主，茲於皇庶子三人，選賢與長，立見深為皇太子，正位東宮。仍命郕王為輔，代總國政，撫安萬姓。佈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」

癸酉，郕王臨午門，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啟章，言：「振傾危宗社，請滅族以安人心。若不奉詔，群臣死不敢退。」因哭，聲徹中外。王起入，內使將闔門，眾隨擁入。有令旨籍沒振，遣指揮馬順往。眾曰：「順，振黨也。宜遣都御史陳鑑。」時太監金英傳旨，令百官退。眾欲掙毆英，英脫身入。馬順從旁叱百官去，給事中王竑憤起，掙順首，曰：「馬順往時助振惡，今日至此，尚不知懼！」眾爭毆之，或就脫順鞵，捶擊屣踏，立斃順。眾又索振黨內使毛、王二人，英掙令出，亦擊殺之，曳三屍陳東安門，軍士猶爭擊不已。逾時，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，反接跪於廷，眾唾罵之。於是眾競喧嘩，班行雜亂，無復朝儀。百官既毆殺順，益恟懼不自安。王亦屢起，欲退還宮。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攬王衣，曰：「殿下止。振罪首，不籍無以泄眾憤。且群臣心為社稷耳，無他。」王從之，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，馬順罪應死，勿論。眾拜謝出。是日，事起倉卒，賴謙鎮定。謙排眾翊王入，袍袖為裂。既出，吏部尚書王直者，篤老臣，執謙手而歎曰：「朝廷正藉公耳！今日雖百王直，何能為！」

丙子，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。陳鑑奉令旨，籍振並其黨彭德清等家。振第宅數處，壯麗擬宸居，器服珍玩，尚方不及，玉盤徑尺者□面，珊瑚高者七八尺，金銀□餘庫，馬萬餘匹，皆沒官。鸞山於市，族屬無少長皆斬。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，死於兵。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。

二□三日，七先擁上至大同城下，索金幣，約賂至即歸上。都督郭登閉門不納。上傳旨曰：「朕與登有姻連，何外朕若此！」登遣人傳奏曰：「臣奉命守城，不敢擅啟閉。」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，於是廣寧伯劉安、給事中孫祥、知府霍宣同出見，獻蟒龍袍。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七先弟大通漢英王。上曰：「秋稼未收，軍士久饑，可令刈以入城。」又曰：「七先聲言歸我，情偽難測，且嚴為備。」從騎叩城下索犒軍資，並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。既獻，復不應。初，七先來索賂，郭登曰：「此給我耳！莫若以計伐其謀，劫營奪駕入城，此為上策。」乃謀以壯士七□餘人，餉之食，令奮前執其弓刀，因擁上還。召壯士與之盟，激以忠義，約事成高爵厚祿。士皆奮躍用命，已書券給之。會有沮者，既淹久，寇覺，驚擾而去。時登練兵振武，誓以死守大同。將士咸感奮，屢出奇挫敵，故以孤城得全。

七先擁上道宣府，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。事聞，逮洪繫詔獄。上出塞，過貓兒莊、九□海子，歷蘇武廟、李陵碑。

二□八日，至黑松林，七先營在焉。上始入七先營，七先拜稽首，侍坐設宴，令妻妾出上壽，歌舞為樂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，去七先營□餘里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，亦如七先禮。七先屢欲謀害，會夜大雷雨，震死七先所乘馬，謀乃沮，且加禮焉。袁彬侍左右，頗知書，性警銘。又有哈銘者，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北，至是亦與彬同侍。又有衛沙狐狸者，亦隨上至漠北，供薪水，勞苦備至。

二□九日，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：「皇太子幼冲，郕王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國家。」時議者以時方多故，人心危疑，思得長君以弭禍亂。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，王再辭讓。眾請遵太后命，允之，遂擇日行禮。

九月戊寅朔，上在迤北，七先遣使來言，欲送上還京師。使還，以金百兩、銀二百兩、綵幣二百匹賜七先。癸未，郕王即皇帝位，遙尊上為太上皇，詔赦天下，改明年為景泰元年。

七先復遣使致書，辭悖慢。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：「寇賊不道，勢將長驅深入，不可不預為計。邇者各營精銳，盡遭隨征，軍資器械，□不存一。宜急遣官分設，召募官舍餘丁義勇，起集附近民夫，更替沿河漕運官軍。令其悉隸神機等營，操練聽用。仍令工部齊集物料，內外局廠晝夜並工，成造攻戰器具。京師九門，宜用都督孫鏜、衛穎等給領兵士，出城守護，列營操練，以振軍威。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，分出巡視，勿致疏虞。徙郭外居民於城內，隨地安插，毋為寇掠。通州壩上倉糧，不可捐棄以資寇，令在官者，悉詣關查准為月糧之數，庶幾兩得。」帝嘉納之。以兵部郎中羅通、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，分守居庸、紫荆等關。以薛瑄為大理寺丞，分守北門。命侍講徐理、楊鼎，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，分鎮河南、山東等處要地，撫安軍民。令各處招募民壯，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，遇警調用。起楊洪、石亨於詔獄，命洪仍守宣府，亨總京師兵馬。亨有威望，方面巨軀，鬚垂至膝。先協守萬全，坐不救乘輿，械繫詔獄。至是，以于謙言赦出之，使總京營兵馬贖罪。

□月，七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，與其汗脫脫不花寇紫荆關，京師戒嚴。先是，太監喜寧，故韃靼也。土木之敗，降於七先，盡以中國虛實告之，為彼向导，奉上皇入寇。

七日，至大同城下，守臣郭登曰：「賴天地祖宗之靈，國有君矣。」七先知有備，不攻去。

九日，至廣昌，破紫荆關，殺指揮韓清等，都御史孫祥走死。朝野洶洶，人無固志。赦交址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，升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，協守京城。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，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，興安鄙之。侍講徐理方有時名，亦銳意功業。太監金英召徐理問計，理曰：「驗之星象曆數，天命已去，請幸南京。」英叱之，令人扶出。明日，于謙上疏抗言：「京師天下根本，宗廟、社稷、陵寢、百官、萬姓、帑藏、倉儲咸在，若一動則大勢盡去，宋南渡之事可鑒也。理妄言當斬。」太監金英宣言於眾曰：「死則君臣同死。有以遷都為言者，上命必誅之。」乃出榜告諭，固守之議始決。謙聞寇迫關，思各處芻粟數萬計，恐為敵資，急遣使焚之，然後奏聞。或請姑待報，謙曰：「寇在目前，若少緩，彼將據之，適以贖盜糧耳！獨不見宋牟駝崗事乎？」眾皆是之。

己卯，七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。命石亨等軍於城北，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；都督孫鏜軍於城西，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，皆背城而陣。以交址舊將王通為都督，與御史楊善守城。時眾論戰守不一，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，堅壁以避賊鋒。謙曰：「不可。賊張甚矣，而我又先弱，是愈張也。」乃率先士卒，躬擐甲冑，出營德勝門，以示必死。泣以忠義諭三軍，人人感奮，勇氣百倍。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：「一謂寇多騎，長於野戰，短於攻城，且堅壁勿戰，使之氣沮，然後出奇設伏，諸道奮擊。一謂寇深入，宜令死士夜襲其營，設伏內地，以待追者。一謂寇既舉國入犯，邊無所御，宜分邊兵內外夾攻，彼將自潰。一謂我軍依城為營，退有所歸，宜以三隊為法，前隊戰退，令中隊悉斬以徇，不斬者同罪，使士知畏法。」詔趨行之。喜寧嗾七先遣使來議和，索大臣出迎駕。眾莫敢出，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，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，出朝上皇於土城廟。七先、伯顏帖木兒環甲持弓矢侍上皇。復等見上皇，進書敕。上皇視漢字書，七先視番字敕。七先曰：「爾皆小官，急令王直、胡濙、于謙、石亨來。」上皇諭復、榮曰：「彼無善意，汝等宜急去。」二人辭歸。寇益四出剽掠，焚三陵殿寢祭器，逼宣武門，南逾盧溝橋，散掠下邑，攻城益急。石亨折弓厲聲曰：「宰臣不出計，莫能支矣。」大學士陳循等疏請敕宣府、遼東總兵楊洪、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。又請旨募斬七先者，賞萬金，封國公。復偽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：約誘七先入寇，欲乘其孤軍取之。書為七先邏卒所獲，七先頗疑喜寧。既而宣府、遼東兵至，軍大振。時諸軍二□二萬列城下，寇見大軍盛而嚴，不敢輕犯。以數騎來嘗，謙設伏空屋，遣騎誘之。遂以萬騎來薄，伏發敗之。石亨出安定門，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，所向披靡，敵卻而西。亨追戰城西，復卻而南。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，寇見彪兵少，逼之，亨率眾乘之，寇敗走。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槍火箭殺傷甚眾。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失利，諸將不相援。鏜急叩門求入，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，言鏜小失利，即開門納鏜。賊益張，人心益危。乃閉城趨鏜戰，寇逼城，鏜兵走死

地，亦附城戰。信與都督王通、都御史楊善城上鼓噪，槍礮佐鏜。毛福壽、高禮往援，禮中流矢。石亨兵亦至，乃引退。於是七先知我有備，氣稍沮。于謙使諜，諜知上皇移駕遠，命石亨等夜舉火，大礮擊其營，死者萬人。七先以上皇北遁，脫脫不花聞之，遂不敢入關，亦遁。七先出居庸關，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。諸將分兵躡其後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於清風店，孫鏜、楊洪、范廣逐寇至固安，又捷，奪回人口萬餘。時寇騎散掠各郡，不過百餘騎，驅人畜以自衛，望之若萬眾，然猶殺官軍數百人，洪子俊幾為所獲。上皇出紫荆關，連日雨雪，乘馬踏雪而行，上下艱難，遇險則袁彬執控，哈銘亦隨之。既入寇營，七先來見，宰馬，拔刀割肉，燎以進，云：「勿憂，終當送還。」食訖辭去。

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，議和，朝廷卻之。胡濙、王直曰：「脫脫不花、七先君臣素不睦，宜受其獻以間之。」從其言，使人入見，賜衣服酒饌金帛。

協守大同都督郭登率所部，並糾集義勇，從雁門入援。先以蠟書馳奏，大略謂：「戎馬南驅，三關失險，留連內地，為患非輕。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，入護內廷。京兵擊於內，臣兵擊於外，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，首尾不救之患。」且曰：「忠臣切已，敢忘報國之心；成敗在天，不負為臣之節。」以賊退，優詔褒答之。時我師屢屢，邊陲無完地。大同兵士戰沒之餘，城門晝閉，人心土崩。有愛登者，泣謂之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奈何？」登曰：「天若祚國，必無他憂。若敵勢莫遏，吾與此城誓相存亡，當不使諸君獨死也。」大同孤危，登氣益壯。弔死問傷，親為痛恤。晝夜籌慮，修城繕兵，以圖後舉。尋京師圍解，登上疏言：「寇騎雖回，離邊不遠。傳報有雲，黃河已凍，且向延綏。青草復生，再侵京關。事雖未信，備必先修。乞推誠待下，側席求賢；明理克欲，以成聖學；親賢遠佞，以收人望。」既又傳七先將復犯京師，登以京兵新選，不可輕戰，又疏曰：「今日之計，可以養銳，不可浪戰；可以用智，不可鬥勇。兵法知彼知己，可守則守。其涑水、易州、真定、保定一帶，皆堅壁清野，京兵分據，犄角安營。以逸待勞，以主待客，勿求僥倖，務在萬全。此謂不戰而屈人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」

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、沈陽等衛，緝捕盜賊。時降人安置畿內者，乘時並起為盜。

□一月，以寇退，京城解嚴，降詔撫安天下。楊洪等班師還京。

論功封楊洪昌平侯，石亨武清侯。加于謙少保，總督軍務。謙固辭，不許。有頌謙功者，輒謝曰：「四郊多壘，卿大夫之恥。今但不城下盟，何功也。」學士陳循疏言：「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，宜召還。守宣府總兵楊洪及子俊皆善戰，宜留之京師。」于謙曰：「宣府，京師之藩籬，居庸，京師之門戶，邊備既虛，萬一七先乘虛據宣府為巢窟，京師能安枕乎！」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：「今日之事，邊關為急。往者馬營、獨石不棄，則六師何以陷土木；紫荆、白羊不破，則寇騎何以薄都城！即此而觀，邊關不固，則京城雖守，不過僅保九門，其如寢陵何？其如郊社壇壝何？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？宜急令固守為便。」

先是，土木既敗，邊城多陷，宣府孤危。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，人心益懼。或欲遂棄宣府，紛然就道。都御史羅亨信不可，仗劍坐當門拒之，下令曰：「敢有出城者必斬。」眾始定。城中老稚歡呼曰：「吾屬生矣！」因設策捍禦，督將士誓死守。寇知有備，不敢攻。至是，上從于謙、葉盛言，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，紀廣、楊俊副之。僉都王竑鎮居庸。

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，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，宰羊遞杯進膳。尋值聖節，七先上壽，進蟒衣貂裘，筵宴。哈銘、袁彬常宿御寢傍，天寒甚，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。一日晨起，謂銘曰：「汝知乎？汝夜手壓我胸，我俟汝醒乃下手。」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。銘頓首。上皇夜出賬房，仰觀天象，指示二人曰：「天意有在，我終當歸也。」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，令勸伯顏送還朝。妻曰：「我婦人何能為！然官人洗濯，我侍巾脫，亦當進一言。」伯顏嘗因獵得一雉，並酒一卮來獻。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，或成疾。

時七先聲言欲送上皇還，眾遂多主和。于謙獨排眾議曰：「社稷為重，君為輕。」遣人申戒各邊將，毋墮賊計。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，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，僉都御史王竑城昌平，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都軍務，平江伯陳豫守臨清，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。

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，上皇書至，索大臣來迎。命公卿集議，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，賀節進冬衣。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。群臣懼，謝罪。事遂寢。

大同總兵郭登敗寇於栲栳山。寇入大同境，登率兵躡之。行七□里，至水頭，日暮休兵。夜二鼓，有報云：「東西沙窩賊營□二，皆自朔州掠回。」登召諸將問計，或言：「賊眾我寡，莫若全軍而還。」登曰：「我軍去城百里，一思退避，人馬疲倦，賊以鐵騎來追，即欲自全得乎？」按劍起曰：「敢言退者斬。」逕薄賊營。天漸明，賊以數百騎迎戰，登奮勇先登，諸軍繼進，呼聲震山谷。登射中二人，手刃一人，遂大破其眾。追奔四□餘里，至栲栳山，斬首二百餘，奪還人馬器械萬計。進封定襄伯，食祿千一百石，與世券。是役也，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，為一時戰功第一。登為將智勇，善撫士卒，紀律嚴明，料敵制勝，動合機宜。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，大小數□戰，未曾挫衄。常恨馬少，步卒追賊不及。乃以己意設為夾地龍、飛天網，鑿為深塹，覆以土木，人馬通行，如履實地。賊入圍中，令人發機，自相擊撞，頃刻□餘里皆陷。又用礮石擊賊，一發五□餘步，人馬死者數□，賊傳以為神云。時七先分調各部擾邊，朱謙敗之於宣府，杜忠敗之於偏頭關，王翱敗之於遼東，馬昂敗之於甘州。修城堡，簡精銳，各邊皆有備。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，石彪、楊俊亦間出，中國勢遂振。

閏正月，叛人小田兒伏謙。小田兒為七先鄉導，雜使中來暱虛實，于謙授計侍郎王禕，就大同道誅之。

二月，叛臣喜寧伏謀。寧懷二心，教七先擾邊。且不欲送上皇還，上皇深惡之。寧又忌袁彬，誘彬出營，將殺之，上皇急救之，乃免。彬與上皇謀，遣寧傳命入京，令軍士高盤與俱。密書繫盤脾間，令至宣府，與總兵等官計擒之。既至宣府，參將楊俊出，與寧飲城下，盤抱寧大呼，縱從兵，遂縛寧送京，誅之。七先聞寧誅，與賽刊王等分道入犯。

三月，七先、賽刊王寇大同、陽和，大同王寇偏頭關，答兒不花王寇亂柴溝，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，鐵哥平章寇天城，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，並萬全。

夏四月甲戌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，大軍失利，遺有馬營、獨石、龍門、鵬鶚等處芻糧，宜令督儲侍郎劉瑾、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、游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。從之。

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，大同、宣府列營堅守為正兵，獨石、偏頭乘間設伏為奇兵，悉發京營與諸鎮兵，出塞逐北，而犁其王庭，可以得志。于謙曰：「報仇雪恥，臣等職也。顧興兵舉事，繫社稷安危。即如俊所言，萬一我軍出塞，賊以偏師綴我，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，是自撤藩籬，非萬全計，臣愚未見其可。」上從謙議。

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腆幣，以款寇兵，而徐為討伐計。于謙曰：「前者固非不遣使。都指揮季鐸、指揮岳謙遣，而寇騎已至關口。通政王復、少卿趙榮遣，而不獲徵太上一信。其狡焉侮我而訖，何似而可言和？況七先不共戴天仇也，理固不可和。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，從之則坐弊，不從則生變，勢亦不可和。貴介胄之臣，而委靡退怯，法當誅。」是時上任謙方專，疏既入，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。七先不得挾重相伺喝，抱空名不義之質，始謀歸太上矣。

諜報七先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。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。烽火連屬，眾皆恐，請大發兵援之。于謙策七先大隊尚遠塞，必張疑兵以脅我。乃上方略，授石亨，使皆堅壁，而令各營秣馬厲士，若將大舉者。仍遣延綏總兵騎渡河，於保德州設伏截殺。從之。已而賊果不至。

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單甚，乃皆宿兵。奏遣都指揮陳旺、石端、王信、王竑等分屯涿鹿、真定、保定、易州諸處，而以右都督楊俊帥焉。久之，皆屹然重鎮。

五月乙巳，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鑿奏：「七先分道入寇，請令關隘守將畫地救援。寇犯河曲、保德、崞嵐，宜令偏頭關策應；犯寧化、靜樂、忻州、定襄、太原、清源、交城、文水，宜令山西策應；犯五臺、繁峙、崞縣，宜令雁門關策應。其石州、寧鄉，宜

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。」從之。武清侯石亨奏：「寇騎六萬圍代州，官軍出戰有斬獲。又分營雁門關一路，恐侵京師。」下廷臣議：「黃花鎮、鞞口，外衛西北邊境，內護陵寢京師，宜益兵守備。」從之。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。寇騎犯宣府，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，卻之，官軍陣亡者百四〇人。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，殺傷百餘人。

兵部言：「通事馬雲、馬青先奉使迤北，許乜先細樂伎女，又許與中國結婚，皆出自指揮吳良，致開邊釁，請真諸法。」詔下錦衣衛鞠之。

立京團營操法。初，太宗以北伐故，宿重兵燕中。會承平久，不能無老弱，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。土木之難，精銳略盡，雖有五軍、神機、三千諸營，然不相統一，每遇調遣，號令紛更，兵將不相識。于謙上言：「兵冗不練，遇敵輒敗。額四〇餘萬，非盡可用者，徒費大家米。」於是即諸營選馬步驍悍者〇五萬，分為〇營。每營各以都督領之。五千人為一小營，營以都指揮領之。團操以備警急，是為團營，而以謙總督。列侯石亨、楊洪、柳溥為總兵，太監曹吉祥、劉永誠等監之。餘步騎仍歸三大營，曰老營。自是兵將相識，每出征即令原管都督領之，故號令歸一。洪、亨皆老將宿猾，而亨尤貪縱。謙威令嚴密，目視指屈口奏，悉合機宜。亨等雖為大帥，進止賞罰一由謙，相顧頹首而已。

戮左都督楊俊。俊，楊洪子也，恃勇桀驁不可馴。先備獨石、馬營等。土木之變，棄城逃歸，馬營、龍門等入城皆不守。既而命為參將，帥兵巡哨懷來等處，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，將永寧城西門砌塞。于謙劾其「方命專權，擅作威福」。詔宥不問。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，杖撻死。父洪懼禍，奏取俊還京，隨營操練。既至謙並劾其獨石棄城，喪師辱國，及懷來私仇，捶死邊將之罪，謂：「非誅俊，無以懲戒將來。」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。於是逮繫法司，議罪，斬於市。

阿剌遣使貢馬請和，邊臣留之懷來，以聞。是時，韃靼政事，乜先專之，兵最多。脫脫不花雖為汗，兵少。知院阿剌兵又少。君臣鼎立，外親內忌。其合兵南侵，利多歸乜先，而弊則均受。及乜先欲和，恥屈意，陰使阿剌等來言。於是禮部會議，請遣太常少卿許彬、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偽。彬等言：「乜先果欲議和罷兵，且奉還上皇。」奏至，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：「乜先可和耶？」循曰：「遣而備之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乃降璽書厚賜阿剌，數：「乜先挾詐，義不可從。即阿剌必欲和好，待衛刺諸部落北歸，議和未晚。不然，朕不惜戰也。」

六月，吏部尚書王直等言：「乜先遣使請上皇還京，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，使之悔悟。伏望皇上許其自新，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。如果至誠，特賜俯納，奉迎上皇以歸，不復事天臨民。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，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。」上曰：「卿言甚當。然此大位非我所欲，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群臣之所為也。自大兄蒙塵，朕累遣內外官員齎金帛迎請，乜先挾詐不肯聽。若又使人往，恐假以送駕為名，羈留我使，率眾來犯京畿，愈加蒼生之患。卿等更加詳之，勿遺後患。」

上皇駕至大同。先是，乜先入寇，聲言選戰馬奉還上皇南歸。是日至大同，定襄伯郭登設計於城月門里，具朝服以候。潛令人伏城上，俟上皇入，即下城開板。既及門，寇覺之，遂擁上皇退去。

武清侯石亨言：「雁門關一帶山口，雖已築塞，賊猶漫山徑過，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。京城四面，宜築墩臺以便瞭望。」署都督僉事劉鑿言：「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，請自懷來築煙墩，直至京師土城。遇事，舉火以報。」從之。

秋七月，乜先屢以和議不成，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，遣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。禮部議。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，帝不允。次日，帝御文華殿，召文武群臣論曰：「朝廷因通和壞事，欲與寇絕，而卿等屢以為言，何也？」吏部尚書王直對曰：「上皇蒙塵，理宜迎復。乞必遣使，勿使有他日悔。」帝不懌曰：「我非貪此位，而卿等強樹焉，今復作紛紜何！」眾不知所對。于謙從容曰：「天位已定，孰敢他議！答使者，冀以舒邊患，得為備耳！」帝意始釋，曰：「從汝，從汝。」言已，即退。群臣出文華門，太監興安傳呼曰：「孰堪使者？有文天祥、富弼乎？」眾未答，王直面赤，厲聲曰：「是何言！臣等惟皇上使，誰敢勿行者！」安語塞，入復。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，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，對曰：「實不才。然朝廷多事，安敢辭。」興安復命，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，充正使，羅綺為大理寺少卿，充副使，馬顯授指揮使，為通事。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論曰：「爾等見脫脫不花、乜先，立言有體。」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：「我國家與可汗，自祖宗來，和好往來，意甚厚。往年奸臣滅使臣賞，遂失大義，遮留朕兄。今各邊奏報，言汗尚留塞上，殺掠人民。朕欲命將出師，念彼此人民，上天赤子，可汗殺朕之，朕亦殺可汗人，與自殺何異？朕不敢恃中國之大，人民之眾，輕於戰鬥，恐逆天也。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，是有畏天之意，深合朕心。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，其益體朕意，副天心。」復降璽書諭乜先及阿剌，並遣可汗、乜先、阿剌白金文綺。時閣臣及撫部諸臣承上意，止言息兵講和，不及迎復上皇意。實等遂偕完者脫歡行。

以〇七日至乜先營，地名失八禿兒。既見乜先，讀璽書畢，乃引見上皇。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，所居氈義帳服，食飲皆醜醜，牛車一乘，為移營之具。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。實等見上皇泣，上皇亦泣。上皇曰：「朕非為游畋而出，所以陷此者，王振也。」因問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俱無恙，又問二三大臣。上皇曰：「曾將有衣服否？」實等對曰：「往使至，皆不得見天顏，故此行但擬通問，未將有也。」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。上皇曰：「此亦細故，但與我圖大事。乜先欲歸我，卿歸報朝廷，善圖之。儻得歸，願為黔首，守祖宗陵墓足矣。」言已，俱泣下。實等因問：「上居此，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？」又問：「何以寵王振至此，致亡國？」上皇曰：「朕不能燭奸。然振未敗時，群臣無肯言者。今日皆歸罪於我。」日暮，實等歸宿乜先營，酌酒相待。乜先、伯顏貂裘胡帽，其妻珠緋覆面垂肩。碗酪盂肉，更互彈琵琶，吹竽兒，按拍歌勸酒。乜先曰：「南朝我之世仇。今天使皇帝入我國，我不敢慢。南朝若獲我，肯留至今日乎？」又言：「皇上在此，吾輩無所用之。每遣使南朝令來迎，竟不至，何也？」實等反覆警曉，欲奉迎上皇意。乜先曰：「南朝遣汝通問，非奉迎也。若歸，亟遣大臣來。」實等遂辭歸。上皇出三書授實，其一上皇太后，其一達於上，其一諭群臣。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，且指乜先幼子曰：「此與朝廷議姻者。」實不敢對。實未至京，會脫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黑麻請和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。人皆危善，善曰：「上皇在沙漠，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。」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，乃遣善、榮及指揮王息、千戶湯胤績，同皮兒馬黑麻往。道遇實，實告以故。善曰：「得之矣，即敕書所無，可權以集事也。」實既還朝，具述乜先情，及上皇起居狀。諸文武大臣合疏言：「李實出塞，道中行，北騎聞欲議和，皆舉首加額，及見乜先，殊喜，言迎使夕來，大駕朝發。」實又具道乜先悔過，宜迎復。上曰：「乜先詐。楊善已去。第以迎復意書敕付乜先。」使還，大臣言：「乜先非詐也，臣等詢李實詳矣。彼使來和，當遣使答。今請迎復，乃不與偕，是輕迎駕重講和也。不迎駕歸何以和為？」帝令再議。李實言：「乜先約臣迎駕，毋出八月五日。臣言須得旨，不敢擅為期。乜先言期必不可失，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，調還擾邊人馬。臣還過懷來、宣府，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，誠非空言。伏望陛下俯從群請，脫有虞詐，亦可塞之。若過所期，更欲使臣，亦不敢往。」帝竟付迎復於敕書而已，不遣使，曰：「待楊善歸。」監察御史畢鑾復言：「群臣之情切矣。陛下必待善歸。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，不迎不義，失期非信。就令彼詐，我備在也。」翰林邢讓亦以為言。帝曰：「上皇朕兄，豈有不迎？彼情叵測，正欲探之。情誠而迎，又何暮焉。」楊善既出境，乜先使所善田民者，為館伴來迎，且有所探，飲帳中，謂善曰：「我亦中國人，被留於此。前者土木之役，六師抑何弱也？」善曰：「當是時，六師之勁悉南征，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，止扈從，一不為備，故潰。雖然，彼幸而勝，未見為福。今者南征之士悉歸，可二〇萬。又募中外材官技擊，得三〇萬。悉教以神槍、火礮、藥弩，射命中，百步之外洞人馬，復穿七札。又用言者計，沿邊要害，皆隱金椎三尺，所值蹄立穿。刺客林立，夜度營幕若猿猱。而皆已矣，置之無用矣。」問：「何以言無用？」曰：「和議成，方且歡飲若兄弟，而又何用也！」其人悉以語乜先。

二〇九日，至乜先營，值其出獵。

八月初二日丁卯，與乜先相見，乜先問減馬價故。善曰：「往時外使，不過三〇人。今多至三千餘人，即稚子亡弗資者，金帛器服絡繹載道，而豈得言薄。」乜先曰：「然則奈何留我使？予我帛，時剪裂幅不足者？」善曰：「帛有剪裂不足者，通事為之

也，事露而誅矣。即所進馬有劣弱，而貂皮敝，豈太師意耶？至使臣所從人，為奸盜他所，或遇害，中國留之何用！」七先又問市釜事，善言：「此小民市易，朝廷豈知？」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。且言天道好生，今縱兵殺掠，上千天怒，反覆辨論，數千百言。七先喜。七先問：「上皇還，更臨御否？」善言：「天位已定，不得再易。」七先問：「古堯、舜事如何？」善言：「堯讓位於舜，今日兄讓位於弟。」七先悅服。平章昂克問善：「欲迎復，來何操？」善言：「若操賄來迎，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。今無所操而歸，書之史冊，後世皆稱述。」七先然其言，曰：「史中好為書也。」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，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。七先曰：「曩令遣大臣來迎，大臣至矣，不可無信。」引善見上皇。明日，七先設宴饌上皇於其營，善待。七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。酒中，令善坐。上皇亦曰：「從太師言，坐。」善曰：「雖草野，不敢失君臣禮。」七先顧羨曰：「中國有禮。」罷酒，送上皇出。明日，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伯顏帖木兒設宴饌上皇。又明日，亦宴使臣。又明日，癸酉，上皇駕行，七先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，下馬，解弓箭戰裙以進，諸渠帥羅拜哭而去。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，進酒賬房。既畢，屏人語哈銘曰：「我先順天意，敬事皇帝一年矣。皇帝此來，為天下也，歸時還當作皇帝，即我主人，有緩急我可得告愬。」眾皆道傍送駕，進牛羊。善口呼：「皇帝行矣！」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，上皇攬轡，慰藉而與之別，伯顏帖木兒大哭歸，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至京師。既別去，行數里，復有追騎至，上皇失色。既至，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，馳使來獻。受之，乃去。駕入關。

丁丑，上皇至宣府南城。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。工部尚書高谷、給事中劉福等言：「奉迎上皇，禮不宜薄。」禮部連日會議未定。

壬午，上皇至宣府。

癸未，千戶龔遂榮投書於高谷所。谷袖入，傳示文武大臣。王直、胡濙謂：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欲以上聞，中止。給事中葉盛、程信、于太上疏言：「諸大臣持一帖，群立午門傍聚觀，議論藉藉，乞宣問之。」書言上皇之出，以宗社故，非遊獵也。都人聞上皇且還，無不喜躍，迎復禮宜厚，上亦當避位懇辭，然後復位，否則貽譏後世。上詰諸大臣，已而知書出谷所。上曰：「朕未嘗塞言路，谷大臣，胡不告朕，為匿名書耶？」遂榮恐累谷，乃發憤自白。陳循、王文見之甚，請治其罪，下錦衣衛獄。然上不深罪也，尋釋之。己卯，上皇至懷來。將抵居庸，禮部始得旨，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，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，百官集會議所，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：「孰以為來耶？黠寇不索金帛，必索土地耳！」眾素畏文，相顧莫敢言。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，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內閣矣。略謂：「天寶之亂，玄宗幸蜀，肅宗即位靈武，尊玄宗為太上皇帝。肅宗收復兩京，迎還上皇。至咸陽，備法駕望顏樓。上皇在宮南樓，肅宗著紫袍，望樓上，拜舞樓下。上皇降樓，撫肅宗而泣，辭黃袍，自為肅宗著之。肅宗伏地，頓首固辭。上皇曰：『天下人心皆歸於汝，使朕得保餘齡，汝之孝也。』肅宗乃受。今備法駕安定門外，誠為太簡。」帝曰：「慮墮狡寇計，故簡其禮。大兄入城，朕知尊親。」遂備法駕候安定門外。

庚辰，上皇至唐家嶺，遣使回京，詔諭避位，免群臣迎。丙戌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。上皇自東安門入，上迎拜，上皇答拜，各述授受意，遜讓良久。乃送上皇至南宮，群臣就見而退，大赦天下。

命保定伯梁瑤征苗寇，以河間等降丁從征。先是，永樂間，塞北部落來降者，多安置河間、東昌等處，生養蕃息，強悍不可制。方七先入寇，乘機騷動。至是，大發兵征兩廣、湖、貴苗寇，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。其有名號者厚賞犒，隨軍有功則官之。已而更遣其妻子往，自是肘腋無他患。

二年秋九月，七先遣使求通好，固邀我使往報。上從言官議，詔絕之。

三年夏四月，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、馬營，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參政，協贊軍務。先是，楊洪鎮獨石、馬營等八城。已已失守，殘毀未復，議者欲棄之。于謙曰：「棄之則不但宣府、懷來難守，京師不免動搖。」乃薦安，授以方略，仍命盛贊其軍務。盛至，列利害八條以進，次第行之。率兵度龍門關，且戰且守，八城完復如舊。盛又請帑金五千兩，買牛犢，簡戍卒不任戰者，俾事耕稼，歲課餘糧於官，凡軍中買馬、修器、勞功、恤孤諸費皆取之。盛在獨石五年，軍民賴之，邊境得安。時土木北狩，浙、閩、三楚、貴、竹盜賊蠭起，前後命將將兵，皆出謙獨運，號令明審，動合機宜。雖宿舊勳臣，少不中程律，即請旨切責不貸。片紙行萬里，電耀靈擊，靡不惴惴效力，毋敢飾虛辭以抵者。以故天下咸服謙，而歸上能用人。

谷應泰曰：

英宗北狩，戰士兵甲死亡略盡，邊關守隘望風奔潰，搖足之間，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。幸而遷都議格，鐘簾不驚。然而君父叩關，臣子拒敵，彼出有名，我負不義。狐疑既生，上下瓦解，講使亟行，責問無已。長安必不可守，英宗必不能歸，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。嗟乎！南遷不行，然後國存；和議不行，然後君存。兩議俱息，君國皆存，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。當夫北兵四合，守禦單寒，虎穴故君，已置度外，圍城新主，亦危孤注，身先矢石，義激三軍，家置環寺之薪，人守州兵之哭。傲如石亨，怯如孫鐘，懦如王通，無不斬將奪旗，緣城血戰，追奔逐北，所向披靡。此一役也，軍聲復振，君臣固守，陵闕盤石矣。然而遣使入朝，動請迎駕，懸師剽掠，輒托回鑾。彼直我曲，彼壯我老。七先者，方且挾此奇貨，羈制中原。以戰不敗，以和可成，輸幣不還，進而割地，割地不歸，誘之稱臣，中原生靈，自此無安枕矣。而乃兄終弟及，父子之情既割；社稷為重，君臣之義亦輕。至則龍衣糗食，敬輪橐餽之忱；歸亦別院閒宮，不過漢家之老。然則挾天子者，挾一匹夫耳！邀利之心懈，而好義之心萌，郭登之言決，而楊善之說行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。

昔太公置鼎，漢祖分羹；徽、欽被執，宋高哀請。一則新豐雞犬，還老關庭；一則淚灑冰天，終於輿轎。蓋相如碎壁而璧存，賈胡藏珠而珠去，擁空名者視同虛器，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。夫昭王沈漢，穆滿難歸；楚懷入秦，頃襄不反。彼此得失，危不間髮。故漢高分羹之語，乃孝子之變聲；郭登有君之謝，實忠臣之苦節。英宗不感生還，反疑予敵。謙死東曹，登貶南都，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。景帝外倚少保，內信興安，狡寇危城，不動聲色。當時朝右，豈乏汪、黃；建炎踐祚，亦有宗、李。相提而論，景誠英主。而乃戀戀神器，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。